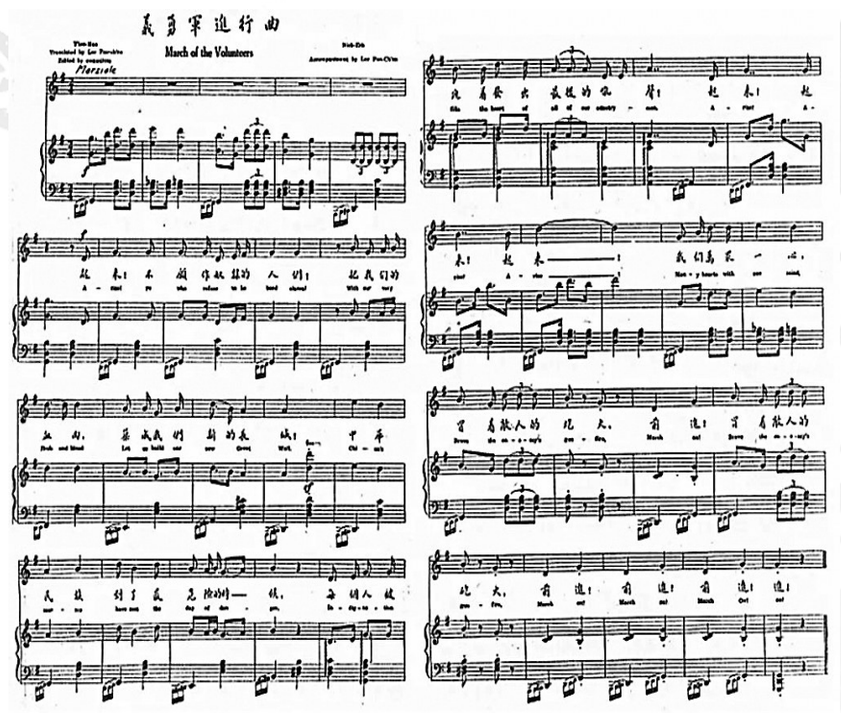
中国人民抗日战争
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
特别报道

人民的抗战——来自抗战大后方的岁月印记

▲马思聪（右二）与李凌（右三）等好友在一起。（资料图片）



▲中英双语的《义勇军进行曲》。（资料图片）

烽火之歌 奏响抗日救亡最强音

> 组织成立业余合唱团，应邀到各学校教唱抗日歌曲，广泛开展抗战歌咏活动，并将《黄河大合唱》《兄妹开荒》等延安文艺作品介绍给大后方，组织对《黄河大合唱》进行公演……当时在重庆，形式多样的抗战音乐演出活动如火如荼。

渝八文化團昨舉行第二次晚會

《新华日报》报道《渝八文化团体昨举行第二次晚会》记载，晚会曲目中有《黄河大合唱》。（西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供图）

■新重庆-重庆日报记者 刘一叶

翻开泛黄的《新华日报》，数篇报道至今读来仍让人热血沸腾——

1939年3月15日3版消息：“中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于昨，晚7时假领事巷康公馆举行联欢晚会”。消息称，到会的有文艺界老舍、安娥、阳翰笙等50余人……

1941年5月15日1版消息：“提琴名手马思聪，为响应战时公债运动，定十六十七两日午后八时，在抗建堂举行独奏会。”

……

泛黄的铅字里，记录着抗战时期重庆音乐创作与活动的空前繁荣，更折射出同仇敌忾的抗战决心。

作为抗战大后方，当时重庆的音乐发展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。大批音乐人以音符为刀枪，创作了大量抗战音乐作品，并培养出大量音乐人才，把中国现代史上水平最高的音乐带到了重庆的大街小巷。

同时，抗日救亡歌咏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出现，唤醒民众的抗日爱国热忱和不可战胜的民族精神，在烽火岁月中发出了最强音。

以音符为刀枪

知名音乐家云集重庆

6月22日，渝中区李子坝轨道穿楼景点人山人海。沿着不远处一条蜿蜒车道上行，路边有一栋小楼，小楼曾有一个显赫的名字——嘉陵宾馆。

1940年5月的一个傍晚，在这里举行的一场晚会上，周恩来大步向前，紧紧握住一个人的手。这个人，便是中国小提琴音乐的开拓者马思聪。

“这是周恩来与马思聪的第一次相见。”重庆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副教授、中国音乐史学会会员李晶称。

1939年10月，经过长途跋涉，马思聪一家三口抵达重庆。彼时，陕甘宁边区中国民歌研究会主席李凌刚离开延安鲁迅艺术学院，来重庆从事音乐方面的工作。在与马思聪会面之前，周恩来给李凌布置了一项重要任务——团结一批在重庆的知名音乐家，准备创办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的《新音乐》月刊。于是，李凌来到上清寺马思聪的住所拜访。同为广东人，谈的又是音乐话题，两人深感投缘，自此成为挚友。

为何周恩来对马思聪等知名音乐家如此重视？“在周恩来看来，许多音乐家都是主张抗日的，所以要做好音乐界的统战工作。”李晶说。

马思聪到重庆后不久，便成立了中华交响乐团，任乐队指挥兼协奏曲的小提琴独奏家，在重庆指挥演出几十场次，广受赞誉。其创作的作品《内蒙组曲》《西藏音诗》等对战时重庆乐坛与世界反法西斯乐坛都产生了重要影响。

无论是演奏还是创作，马思聪都达到了战时重庆音乐乃至中国音乐的最高水平。他在1942年的文章《创作的经验》中写道：“在交响乐里，我该写我们这浩大的时代，中华民族的希望与奋斗、忍耐与光荣！”

“这也反映了当时广大音乐家共同的心声。”中国抗战音乐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汤斯惟教授表示，抗战期间，一大批知名音乐家云集重庆，创作出大量作品。

面对前线节节败退以及大片国土沦陷的残酷现实，贺绿汀以一首《嘉陵江上》反映自己的悲愤之情，许如辉用民乐曲《寒夜闻柝》倾诉贫苦人民的共情共鸣，黄锦培以民族管弦乐合奏《碧血英魂》来表现张自忠的忠肝烈胆……这些曲目铿锵有力，发出了坚决抗日、保家卫国的最强音。

1940年1月，李凌、赵沨等把音乐工作者联系起来，创办了《新音乐》月刊，专门发表新音乐作品及理论文章，团结广大音乐界人士。爱国音乐家们创作的抗战歌曲不仅数量多，题材也十分丰富，为抗战音乐的普及与提高作出了贡献。

歌咏唤醒民众

有人烟处就有抗战音乐

“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！全国武装的弟兄们！抗战的一天来到了……”1938年，抗战周年纪念日，重庆民众歌咏会、中华歌咏队与青年剧社等14个团体联合举行了火炬游行。他们高唱着《大刀进行曲》《祖国进行曲》等抗战歌曲，高呼救亡口号，雄壮的歌声与响亮的口号声汇聚成一股股巨大的声浪，拨动着沿街广大市民的心弦。

“当时重庆群众歌咏活动开展集中在1937年—1942年。”李晶介绍，这些歌咏活动规模空前，抗日救亡歌咏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出现，几乎达到“有人烟处就有抗战音乐、人人都会唱抗战歌曲”的程度。

同时，一批又一批具有音乐抱负和才华的热血青年来到重庆，唱出内心的苦闷和抗争。1938年12月，中华全国音乐界抗敌协会（以下简称音协）在重庆成立。

“李凌、赵沨等人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的领导下，组织成立业余合唱团，应邀到各学校教唱抗日歌曲，广泛开展抗战歌咏活动，并将《黄河大合唱》《兄妹开荒》等延安文艺作品介绍给大后方，组织对《黄河大合唱》进行公演……当时在重庆，形式多样的抗战音乐演出活动如火如荼。”汤斯惟说。

1940年12月15日晚，《黄河大合唱》在重庆国泰大戏院成功上演。演出由明敏指挥，词作者光未然朗诵《黄河之水天上来》，赵沨演唱《黄河颂》。周恩来出席了公演并接见了全体演员，也鼓励大家“通过唱歌为抗战和广大群众服务，这是音乐家的光荣。”

1942年至1944年期间，“音乐月”活动举行，和重庆戏剧界的“雾季公演”相衔接，使战时重庆音乐宣传表演活动达到高潮。其中，1942年在江津白沙镇举办的“白沙万人大合唱”，声势之大、动员之广、人员之众，创下了重庆歌咏运动开展以来的纪录，极大地激发了民众的爱国热情。

边教学边创作

为重庆培养大量音乐人才

离开李子坝往西，可达沙坪坝区青木关，国立音乐院纪念亭矗立在葱郁草木环抱之中，宛如一位沉默的老者，见证着岁月的变迁。

青木关是当时的“音乐之乡”。1940年国立音乐院（中央音乐学院前身）在此成立，这是当时中国大后方的最高音乐学府。“至今青木关还有一座国立音乐院纪念亭，以此纪念国立音乐院在抗战时期所作出的贡献。”汤斯惟说，抗战时期在大后方重庆，大批音乐人投身教育事业，一边教学一边创作，陈田鹤便是其中一员。

1939年2月，陈田鹤随友人辗转抵达重庆。是年5月，日机疯狂轰炸重庆。看到苦难的平民，陈田鹤满怀悲愤，仅用10天时间就创作出钢琴曲《血债》。这也是中国钢琴音乐创作史上第一首以抗战为题材的钢琴曲。

陈田鹤的女儿陈晖出生于青木关。几十年来，她曾在不同场合、无数次聆听《血债》，每次都会情不自禁地眼含热泪。“每一曲完毕，观众总报以热烈的掌声。父亲如果能看到这些，该多高兴啊！”

陈晖介绍，父亲在重庆工作的8年，创作了40多部音乐作品，还担任《乐风》杂志编辑、国立音乐院理论作曲组主任和教务主任，翻译了《复对位与卡农》（译著1940）。这是当时我国唯一一部复调理论的译著。

“鲜为人知的是，脍炙人口的《在那遥远的地方》《康定情歌》《牧羊姑娘》等歌曲均出自青木关国立音乐院的师生之手。”陈晖说，早在1945年，国立音乐院的学生们就成立了山歌社，搜集、整理、编配民歌，又在翌年举办民歌演唱会。陈田鹤请当时从西宁来青木关学习声乐的丑辉瑛演唱青海民歌《在那遥远的地方》，由他记谱，并用钢琴伴奏改编后推广。

作为抗战时期大后方的音乐摇篮，国立音乐院、育才学校等培养了大量音乐人才，其中不乏新中国音乐奠基人物。在陈田鹤的学生中，就有黎英海、苏夏、黄容赞、盛礼洪等，后来他们都成为各个音乐学院的教学骨干。其中，盛礼洪是钢琴协奏曲《黄河》的作者之一。而陈田鹤学生们的门下弟子更是不计其数，包括施光南、周龙、唐建平等。

推广交流传播

抗战音乐从重庆走向世界

1940年的一个夜晚，美国纽约一场盛大的露天音乐会进入尾声，黑人男低音歌唱家保罗·罗伯逊走上舞台宣布：“今晚我要唱一首中国歌曲，献给战斗中的中国人民，这首歌叫《起来》。”随后，罗伯逊用中文唱响：“起来，不愿做奴隶的人们……”

彼时，中国的抗战正处于艰难阶段。几个月后，一套名为《起来》的黑胶唱片在纽约录制完成，收录了包括罗伯逊翻唱的这首《义勇军进行曲》在内的多首中国歌曲，作为这名美国歌唱家和在美华人对全民族抗战的支持与声援。

“罗伯逊翻唱的故事只是中国抗战歌曲对外传播的一个缩影。除了中外人士在一些公开场合演唱中国歌曲、介绍中国音乐或演奏中国音乐作品以外，中国抗战歌曲的对外译介更具意义。”重庆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教授吴婧瑀表示。

1939年，由国立音乐院教授编辑的英文五线谱版《中国抗战歌曲集》在重庆出版。歌曲集选入《义勇军进行曲》《游击队歌》等12首歌曲，极大推动了中国抗战歌曲在国外的传播。

“这是中国人在本土第一次主动地、有目的地用英文向国外传播中国音乐，表明我们不仅注重引进西方音乐文化，也开始把自己的民族音乐推向世界。”吴婧瑀称。

战时的重庆，音乐成为中外沟通的桥梁。当时重庆的很多音乐演出都会同步向国外进行广播，且广播的主体十分广泛，有音乐团体、高等院校、中小学校、歌唱家等。

“中国音乐也因自身的深厚底蕴与蕴含的精神力量展示出独特魅力，吸引了广泛关注。一些外国友人热爱和传播中国文化，对中国的历史故事、诗词等进行深入研究，并运用在创作中。”重庆史研究会副会长艾智科说。例如，苏联歌曲家克利曼蒂克基马利夫将15首中国抗战歌曲编译成乐谱；美国作曲家古尔德等将《军民合作》改编成交响乐。

“抗战时期，中外音乐文化在重庆开启广泛而深入的交流，使中国音乐从重庆走向世界，外国音乐由重庆进入全国。”重庆市音乐家协会主席刘光宇认为，这些音乐交流不仅见证了重庆的坚韧不屈，更承载着中华民族永不言败的精神。

如今，行走在重庆大街小巷，一首首扎根巴渝大地的抗战歌曲已深深融入这座城市的血脉，成为文化符号和城市记忆，激励着每一位重庆人在新征程上奋勇向前。

▶沙坪坝区青木关镇，国立音乐院纪念亭。 记者 李雨恒 摄/视觉重庆

▼国立音乐院纪念亭碑。 记者 李雨恒 摄/视觉重庆